

总量开始减少的欧洲人口形势分析

张善余 彭际作 俞路

内容提要: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欧洲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1999 年人口开始负增长,这无疑是其人口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欧洲各个地区中,东欧是 2000 年以前全球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人口有所减少的地区。在北欧和西欧地区,如果没有国际移民的净流入,人口增长率也将很低。大约在 2010 - 2040 年间,预计欧洲所有地区的人口都将出现负增长。由于自然增长率在过去一个世纪乃至未来的变动,欧洲人口已不可逆转地老龄化,其中位年龄在各大陆中是最高的。未来数十年内欧洲人口结构的进一步老化,将对社会安全和保健体系构成挑战,对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产生影响。

关键词:欧洲 人口再生产 国际人口迁移

世纪之交的 1999 年,欧洲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总量开始减少。当年欧洲总人口为 72822 万,比历史最高的上一年减少了 5 万多人,到 2003 年,总人口已减至 72634 万,比 1999 年减少了 188 万人,且降幅明显增大。欧洲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出现了连续的快速下降:1950 年为 21.7%,1998 年为 12.3%,2003 年已降至 11.5%。上述转折预示着欧洲人口总量已经步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下降过程,2003 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分部对 2050 年欧洲总人口的中位预测为 63194 万,与 1998 年的历史峰值相比,减幅达 13.2%,届时欧洲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将降至 7% 左右。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德国就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总量减少了的国

家。但从 1983年起,除一年外,该国人口总量年年保持微量的正增长。如果把德国去除,欧洲最早开始人口总量连续减少的国家是匈牙利,时间在 1980年。进入 90年代,此类国家迅速增多,截至 2003年,已达 18个,几乎占全洲国家总数的一半。在地理上,人口总量减少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欧地区,其次是南欧。按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区域划分,东欧人口总量从 1993年开始下降,比全欧早了 6年;到 2003年,东欧人口已减少了 3.6%。南欧人口预计在 2006年开始绝对减少,西欧和北欧可能分别在 2025年和 2040年前后出现负增长。

表 1 人口总量开始减少的时间及其降幅(截止 2003年)

国 家	年代	降幅 %	国 家	年代	降幅 %	国 家	年代	降幅 %
匈牙利	1980	- 7. 8	立陶宛	1991	- 7. 9	俄罗斯	1993	- 3. 7
保加利亚	1985	- 11. 9	克罗地亚	1991	- 8. 6	捷 克	1995	- 0. 9
爱沙尼亚	1990	- 16. 6	摩尔多瓦	1992	- 2. 4	斯洛文尼亚	1998	- 0. 7
波 黑	1990	- 4. 6	乌克兰	1992	- 6. 6	南斯拉夫	1998	- 0. 6
罗马尼亚	1991	- 3. 8	阿尔巴尼亚	1992	- 4. 0	波 兰	2000	- 0. 2
拉脱维亚	1991	- 15	白俄罗斯	1993	- 3. 9	意大利	2001	- 0. 2

资料来源:U. 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V1, 2003 图 1 - 3同此。

欧洲人口减少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著名人口学家鲁茨在《欧洲人口进入转折点》一文中指出:“欧洲已进入人口演变的急迫阶段。大约在 2000年,其人口开始负增长,由于过去 30年中,低生育率(出生率)导致年轻人数量减少,因此总人口已趋于减少。”保罗·德米尼在《21世纪拂晓时的欧洲人口政策困境》一文中把俄罗斯与西亚小国也门、欧盟 25国与北非西非的人口发展状况做了对比,发现 1950年俄罗斯的人口超过也门达 23倍之多,而预计 21世纪中叶或稍晚一些时候,也门就可以赶上俄罗斯;1950年欧盟 25国的总人口比北非西非多 2 3倍,而到 2050年后者反而将超过前者 1倍。对于这种前景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不利影响,作者深表忧虑。

Wolfgang Lutz, “Europe’s Population at a Turning Point”, *Science*, 2003, Vol 299, No 1991 - 1992

Paul Demeny, “Population Policy Dilemmas in Europe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3, Vol 29, No 1.

总量开始减少确实标志着欧洲人口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以下,文章将着重从人口自然变动、老龄化和国际人口迁移三个方面对此作出分析。

一 生育率锐降,人口出现负自然增长

虽然欧洲人口总量直到1999年才开始减少,但早在1995年前后死亡率已超过出生率,进入了负自然增长阶段。全欧每年自然增长的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的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曾达到633万人,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0.8‰;到80年代后半期降至224.8万(3.2‰);至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又分别锐降至9.4万人(0.2‰)和-90.6万人(-1.2‰)。

导致欧洲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的根本原因是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迅猛,总和生育率普遍跌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作为一个整体,欧洲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其标志是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2.1的世代更替水平,平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0岁以上。此后,欧洲进入了第二次人口转变时期,到90年代后半期总和生育率已降至历史最低的1.42,在全洲39个列入联合国人口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除波黑一国总和生育率达到2.43外,其余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最低的捷克仅为1.14,此外有10个国家和地区低于1.3,有11个国家和地区低于1.5。全世界总和生育率最低的17个国家均在欧洲。

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十分迅猛,在某种程度上完全超乎人们的预料。198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分部对90年代后半期希腊和西班牙总和生育率的中位预测数分别是2.26和2.16,实际仅为1.30和1.19;对意大利的预测数是1.71,实际为1.21;对英国和法国的预测也偏高了大约1/10。在西班牙的北部和东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以及德国的东部,近年总和生育率已直逼1.0大关。造成此种局面的基本社会经济大背景是: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人们的价值观日益从以家庭为中心向以个人为中心转移。由于妇女地位得到了提高,女性大量就业,两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相对地位和作用与以往相比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成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为例,1980年西班牙男性比女性多一年,

Van de Kaa, "D.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1987, Vol 4, No 1.

1992年反而比女性少一年，法国、挪威等国情况类似。

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必然在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有所反映，其突出表现就是结婚率下降，独身率和离婚率上升（1965年欧盟国家结婚率比离婚率高12倍，1980年高2.5倍，1995年仅高1.8倍），女性第一次生育的平均年龄推迟（1990 - 1999年间，斯洛文尼亚推迟2.4岁，西班牙和捷克推迟2.1岁，希腊、匈牙利推迟1.7岁，意大利推迟1.5岁），家庭规模减小（英国平均已不足2.4人），婚姻和家庭的社会作用趋于淡化。女性比以往有更强的独立意识，为了不妨碍学习和就业，她们不愿意（事实上也不可能）多生育子女。1999年12月瑞典中央统计局公报在报道当年本国生育率达到历史最低点时即明确指出：“繁忙的学习和工作是导致瑞典育龄妇女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由于生育年龄显著推迟，有学者认为，现在常用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已难以真实地反映欧洲的生育状况。事实上，调查表明，许多欧洲国家30 - 34岁妇女的生育意愿普遍达到2 - 2.5个子女，大大高于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保罗·德米尼计算了1990 - 1997年前后一些欧洲国家因育龄推迟导致所谓“进度效应”（tempo effect）所造成的总和生育率偏差，其中西班牙为0.42，捷克为0.4，希腊和意大利为0.34，葡萄牙为0.33，保加利亚为0.17，俄罗斯为0.05，平均大约在0.3左右，这就是说，当前欧洲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不是1.4，而是1.7。但正像沃尔夫冈·鲁茨在分析欧洲生育率低下的原因时所强调的：“即使计入进度效应，生育率仍然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对于欧洲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快速下降，有一个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就是一大批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发生剧变，雪上加霜地使得人口再生产形势空前恶化。这些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急剧动荡，经济大幅度滑坡，十年中GDP普遍下降了一半左右，由此导致结婚率和出生率猛降，离婚率和死亡率急升，对人口态势产生了极大影响。典型的如俄罗斯，1995 - 2000年间与十年前相比，其出生率下降了7.2个千分点，死亡率上升了3.4个千分点，自

UN, *Fertility and Family Surveys: Spain*, New York, 1999, p. 65.

Hans-Deter Kohler, "The Emergence of Lowest - 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2, Vol 28, No 4.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999年12月14日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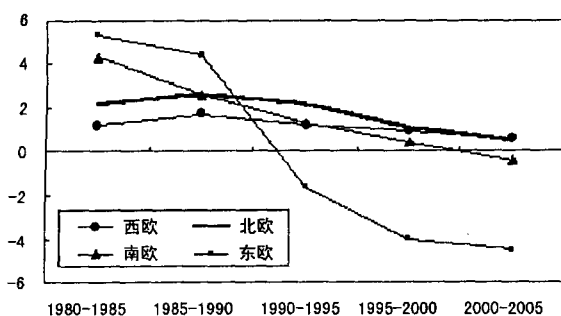
Paul Demeny, op. cit.

Wolfgang Lutz, op. cit.

然增长率从 5.1% 锐降至 -5.5%。到 2002 年上半年,俄罗斯的离婚人数竟然超过了结婚数,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罕见的。苏联东欧国家曾长期全方位地鼓励生育,政治剧变后这一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欧洲最贫穷、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国家——阿尔巴尼亚,过去曾严禁堕胎,生育七个孩子的妇女将受到表扬并奖励一头牛,生育十个孩子的妇女将荣获“为阿尔巴尼亚人口增长做出突出贡献者”称号。该国发生政权更迭后,新政府取消了对堕胎的法律限制并开始积极支持家庭计划,加之其他社会因素,该国的出生率由 1980 年的 44‰ 锐降至 1998 年的 16‰,前后对比,变化可谓极大。

与东欧相反,原先自然增长率属世界最低水平的西欧、北欧国家在高福利政策之下,普遍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鼓励生育。以芬兰为例,目前政府对出生的第一个孩子每月补贴 120 美元(折合),第二个孩子 170 美元,第三个孩子 210 美元,直到其年满 18 岁。此外,还有住房、水电费等方面的优惠,孩子的父母还可以享受很长时间的带薪生育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或减缓了生育率的下降趋势。芬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半期,丹麦、挪威、荷兰在 80 年代前半期,总和生育率降至谷底后均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对改善人口再生产形势起了不小的作用。

图 1 欧洲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



另一个积极因素是近二十年来,大量国际移民涌入欧洲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受年龄结构和生育意愿的影响,这些移民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对有关国家的人口自然变动起了很积极的作用。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德国西部地区(原西德),占总人口 90% 的本国公民每年自然减少 10 万人,而仅占 10% 的外国侨民每年却自然增长 9 万人,从而大大减小了平均自然增长率的负值。目前欧洲每年自然减少 120 多万人左右,若按以上比例推算,“真正”的欧洲人的自然减少量很可能达 170 万人左右,其自然增长率已降至 -2.5‰。

由于以上因素,欧洲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人口再生产形势的对比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就近二十年的自然增长率而言,大体上是东欧急剧下降,南欧

明显下降,西欧、北欧国家仅为小幅下降。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四大地区自然增长率由低到高依次是西欧、北欧、南欧、东欧;仅过了不到20年,这一次序就完全颠倒了过来(图1)。1980-1985年间与1995-2000年间相比,西欧、北欧国家自然增长率在欧洲各国中的排序普遍大幅度上升,如英国从第30位升至第13位,丹麦从第37位升至第16位,法国从第18位升至第7位,芬兰从第19位升至第11位,而东欧、南欧国家多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俄罗斯从第13位降至第36位,乌克兰从第23位降至第37位……对比确实十分强烈。如果说东欧在1990-1995年间、南欧在2000-2005年间已进入自然负增长,则西欧和北欧要分别到2005-2010年和2025-2030年才会进入这一阶段。近年前两个地区对全洲人口自然增长的贡献是负数,而后两个地区仍然是正数。

2003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分部中位预测欧洲的人口出生率将继续下降,即从1995-2000年间的10.2%降至2020-2030年间9.1%的最低点,然后缓慢回升,2045-2050年间可能达到9.6%;而死亡率则将由于老龄化而不断上升,2045-2050年间可能高达15.1%,比现在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自然增长率仍将持续下降,2045-2050年可达-5.5%,每年约自然减少300余万人,负自然增长态势将遍及全洲绝大多数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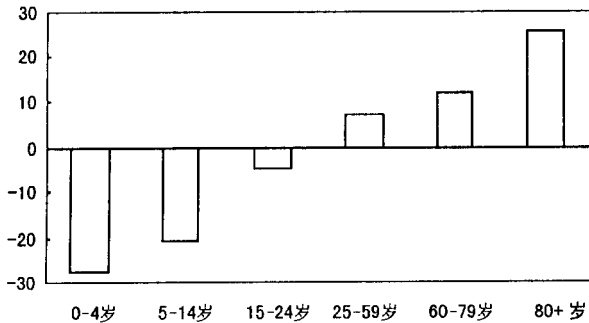
二 人口深度老龄化

欧洲是世界上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的地区,目前老龄化程度也最深,2004年全洲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达15.7%,已基本与少年儿童的比重持平,即老少比达到100%。1999年联合国人口机构曾按老龄化程度将世界各国排序,占据前31位的(除日本排第4外)全为欧洲国家,其中意大利、希腊、德国居前三位,充分反映出欧洲国家的低生育率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欧洲人口年龄金字塔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两个巨大的战争凹陷,在200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凹陷移至80岁以上,致使全洲80岁以上人口数比1995年减少1/8;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凹陷移至55岁以上,全洲55-59岁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因此比五年前剧减1/3。两大凹陷的向上推移,客观上使得当前欧洲快速的老龄化进程稍有减缓,例如,2000年全洲80岁以上老人比重比1995

年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上述凹陷主要存在于东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中,如 2000 年俄罗斯 55 - 59 岁人口比五年前减少 44%, 预计 2005 年该国 60 岁以上老人比重将比 2000 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

图 2 1990 - 2005 欧洲各年龄组人口增长率 (%)



如果避开受战争凹陷影响较大的 2000 年, 把 2005 年的年龄结构 (联合国人口机构 2003 年中位预测) 与 1990 年进行比较, 则一个显著特点是大约 38 岁以下的人群为负增长, 38 岁以上的人群为正增长, 且增长率由低龄到高龄几乎逐龄提高 (图

2)。这一态势无疑将促使欧洲的老龄化进程继续以高速度推进, 联合国人口机构中位预测 2050 年欧洲 65 岁及以上老人比重将为 27.9%, 老少比将高达 190%。

深度老龄化及其所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养老负担已经把许多欧洲国家压得喘不过气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1) 相比较而言, 交纳养老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少, 享受者则越来越多。1990 年欧盟 12 国在职职工人数与养老金领取者之比大约是 1.5:1, 2040 年将演变为 1:1.5; (2) 50 年前, 一个现欧盟国家的公民于 60 岁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平均年限为 6 年, 现因长寿已延长至 17 年; (3) 养老、医疗保健等开支日益庞大。2000 年, 意、法、德三国在这方面的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已高达 12 - 14%。为缓解“白发浪潮”的冲击, 维持养老保障体系, 推迟退休年龄是不少欧洲国家已经采取或准备采取的一项措施, 如意大利 1994 年颁布《政令法》, 规定 2005 年前把男性退休年龄由 60 岁推迟至 65 岁, 女性到 2016 年由 55 岁推迟至 60 岁; 捷克的《养老保险法》规定 1996 - 2007 年间, 男性退休年龄每年均比前一年推迟两个月, 女性则推迟四个月; 德国和英国也要把女性的退休年龄由 60 岁推迟到 65 岁。然而, 目前的实际情况不是推迟退休的问题, 而是许多人想提前退休。英国 1960 年男性实际退休的平均年龄是

“French Pensions”, *The Economist*, 2003, Vol 366, No 8310.

66.2岁,1995年已提前到62.7岁,同一时期,法、意两国分别由64.5岁提前到59.2岁和60.6岁,这无疑使老龄化问题雪上加霜。法国曾计划取消从事某些职业的劳动者(如火车司机)一直享有的提前退休的权利,意大利则提出“让退休者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结果都招致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反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解决上述问题的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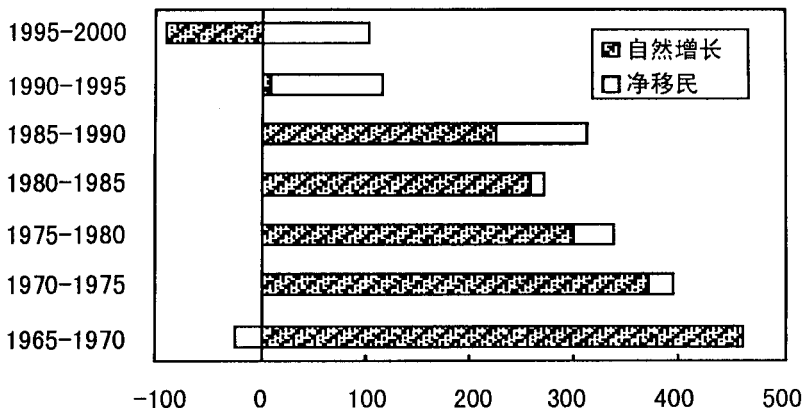
由于受生育率变动和国际人口迁移的双重影响,近一二十年欧洲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出现了悬殊差距。1980年按60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计,老龄化程度的排序是北欧、西欧、南欧、东欧,1950-1980年间各地区老人比重分别增大了3.2-4.6个百分点,相差并不大。而到2005年,排序演变为南欧、西欧、北欧、东欧。25年中,原先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北欧老年人比重增加了1.6个百分点,西欧、东欧增大了4个多百分点,南欧增大了7.4个百分点。期内不少北欧、西欧国家在老龄化排序上大幅度下降,如挪威1980年在欧洲所有国家中高居第2位,2005年已降至第23位,卢森堡由第9位降至第30位,英国由第4位降至第16位;而大部分南欧、东欧国家排序却显著上升,其中意大利由第13位升至第1位,西班牙由第22位升至第8位……发展速度上的这种差异缩小了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差距,实际上标志着整个欧洲普遍进入了深度老龄化阶段:2005年欧洲60岁及以上老人比重除最低的阿尔巴尼亚为10.1%,略低于世界平均数(10.3%)以及摩尔多瓦为13.8%外,其余各国各地区全部高达15-25%。

三 国际移民的作用日益显现

从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直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此后欧洲各国渡过了二战后的恢复期,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发展,而其人口的发展却明显不相适应,尤其是西欧,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即使在“婴儿热”的50年代亦仅为6.1%,且年龄结构因战争等因素异常扭曲,年轻劳动力严重匮乏,加之战后政治版图的剧变,欧洲作为世界国际移民的主要源头迅速枯竭,西欧、北欧国家进而寻求外部劳动力的“输血”,欧洲国际人口迁移形势由此发生巨变,年均净移民数量由50年代的-48万人剧减至60年代的-6.4万人。此后欧洲从整

体上转变为净迁入,年均数由70年代的30.5万人、80年代的49.8万人增至90年代达到历史峰值的104.6万人(其中德国约37万,俄罗斯33万,意大利11万,英国9万,法国5万),21世纪的头几年,仍保持在60-70万人的高水平上。

图3 欧洲5年平均的年增长人数(万人)



由于从90年代中期起,欧洲已进入负自然增长阶段,因此移民对减缓人口总量的下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80年代前半期,欧洲年均净移民数大约相当于自然增长数的5%,后半期为39%;到90年代前半期,净移民已比自然增长超出10.4倍,后半期人口年均自然减少90万人,净移民高达102万人,移民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鉴于欧洲人口的负自然增长和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要维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势必要更多地依赖外来移民。不久前联合国人口专家提出一项估算,即从2000年到2050年,若要维持现有的劳动人口总量,德国每年需要净迁入49万外来移民,意大利需要37万,英国需要13万,法国需要11万,均比现在的实际规模大得多。而如果要延缓人口老龄化,所需要的移民数量将更为庞大。

虽然对于联合国人口专家的上述估算,不少欧洲人斥之为“天方夜谭”,“政治上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但在严峻的人口形势下,一些欧洲国家近年也有

“ A survey of Migration ”, *The Economist*, 2002, Vol 365, No 8297.

放宽移民及侨民入籍的倾向,典型的如德国、法国。尽管这些国家移民越来越多,但长期以来却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接纳移民的国家,在侨民归化入籍方面要求尤其苛刻。经过多年争论后,德国终于在1999年通过新国籍法,将申请加入德国国籍所必需的在德居住年限由过去的15年减至8年。此外,凡在德出生的外国人子女,可以自动拥有德国国籍;1995年,意大利总统签署法令,使25万非法移民取得合法居留权;1997年法国颁布新移民法,规定凡能证明已在法国连续居住了15年以上、无犯罪记录且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外国人,均可以获得短期居留权。1999年10月,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协调彼此政策,以改善外来移民状况。2001年7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政策建议,据此各成员国可以通过采取向外国移民发放绿卡等特殊措施来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这表明对外来移民政策和难民政策的制定已逐步从国家一级转让给欧盟一级,因此其政策走向将进一步引起世界的广泛注视。2004年底,欧盟决定一年后启动与人口众多的土耳其的入盟谈判,改善欧洲人口状况很可能是其中的一项考虑。应予以指出的是,在欧洲反对移民的右翼势力也不小,并在奥、法、荷等国的选举中屡屡得手,这无疑也是一个应给予密切关注的问题。

在现阶段对欧洲(主要指欧盟)国际人口迁移的考察中,还有一个问题也经常引起世人注意,那就是偷渡者或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并多次酿成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非法移民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世界非法移民的总量估计至少在3000万人以上,不法之徒或黑社会甚至已把偷渡塑造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自1990年以来,每年约有30-50万非法移民涌入欧洲。英国当局估计,俗称“蛇头”的偷渡集团每年可以从中获利几十亿美元。非法移民大规模向欧洲偷渡,有以下几方面的直接原因:(1)欧洲存在着巨大的非法劳务市场。欧盟国家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劳动工时为世界最短,劳动力成本高。因此大量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岗位更倾向于使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外国劳工。(2)欧盟国家之间已基本打破国界,人口迁移流动非常方便。(3)欧洲国家对操纵非法移民的犯罪集团打击不力。(4)一些欧盟国家以“人权”为标榜的政治避难政策实际上鼓励了非法移民,他们可以此取得暂时居留权。仅英国1999年要求避难的人数就多达9.5万人。

欧洲的非非法移民主要来自亚非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付出巨额费用,甚至以生命为赌注踏上偷渡之路,到头来很可能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这个问题如不能获得妥善解决,无疑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

四 结 论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欧洲由于工业化和人口转变进程开始最早,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已率先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人口负自然增长和深度老龄化阶段,近些年其速度还明显加快,从而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在不少国家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忧虑。近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占全球 GNP 总量的比重已由 1900 年的 42.4% 降至 1965 年的 30.3% 和 2000 年的 25.5%, 人口状况的变化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人口的再生产受到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制约,有其巨大的运动惯性,因此对欧洲人口的发展前景我们很难持乐观态度,而国际移民的迁入也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长久之计,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欧洲未来的人文状况究竟将如何? 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作者简介:张善余,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彭际作、俞路,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生。责任编辑:彭妹祎)

“ ”
, 2001, No. 1.

and stable path.

83 An Jurisprudent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stitution Treaty

DAI Yi

European constitution treaty has double natures. While it has already obtained some characters of constitution established by a sovereign state, it is still a treaty among states. The double natur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are the result of compromises made by the EU when trying to overcome sovereignty obstacles. The 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the treaty has important mean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g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As it offers reference for leg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will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aw, its regulations have gone beyond norms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 law and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 law.

92 An Analysis of Population Situation in Europe

ZHANG Shanyu PENG Jizuo YU Lu

The growth rate of European population has been declining ever since 1960s. In 1999, it began to generate negative momentum, which is undoubtedly a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popula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in around 2010 – 2040, population growth rate will be negative in all regions of Europe. Since natural increase rate kept unchanged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could remain the same in the future, Europe's population is well on the way to become irreversibly older. Over the coming decades, the decisive shift to an older age structure in Europe will challenge its social security and health systems, and could affect its economic growth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103 War, Peace and Christian Community: A study of Erasmus' Political Thought

GUO Lingfeng

The situation in Europe transformed gradually from feudal decentralized into rival among centralized nation-states seeking for power since Renaissance. In the meantime, Europe, as a culture community, become a tie keeping nation-states with divergent interests together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integration of classic culture and Christian culture. Erasmus of Rotterdam was a great master in Renaissance Europe and a defender of Christian Community.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cultural movements in Renaissance Europe as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amines some of Erasmus' works on war and peace, and tries to analyze his views on peace, his condemnation on dynasty war, the militarization of Church and his idea of